



克立·巴莫 短篇(讽刺)小说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克立·巴莫
短篇讽刺小说选

何 方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克立·巴莫
短篇讽刺小说选
何方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4.5印张 93千字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2,000册

书号: 10215·50 定价: 0.40元

译者的话

人们熟悉克立·巴莫这个名字，因为他是泰国著名的政治家。一九七五年六月底，他在任总理期间，曾经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七月一日同已故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泰建交条约，为中泰两国的关系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克立·巴莫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和政论家，这点，知道的人却不多。

克立·巴莫是泰国国王的族亲，帕翁昭堪洛亲王最小的儿子，前总理社尼·巴莫的胞弟。

克立·巴莫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曼谷以北一百三十公里的信武里府。他在曼谷念完中学课程后，就去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成回国后，他一面在大学执教，一面翻译泰国六世王的文学作品，并撰文介绍六世王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坛上初露锋芒。二次大战结束后，他以保皇派的面目登上了政治舞台，当过几届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同时并创办了迄今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沙炎叻》（暹罗国）日报，亲自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栏文章，发表了许多文艺创作，蜚声政界和文坛。他的主要文学著作有《四朝代》、《芸芸众生》、《红竹》、《封建洋人》等长、中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和剧作。他同时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著有影射五十年代泰国政治的历史小说《资本家版本三国演义》、《终身总理曹

操》等书。他在长篇小说《四朝代》中，塑造了宫女婆罗伊这个封建贵族妇女的典型，并深刻细致地描述了二十世纪初泰国宫廷内的生活、变迁和矛盾，第一个打开了泰国“紫禁城”内面的奥秘。尽管作者在书中多处流露出对往昔风花的留恋，但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历史现实的巨著，堪称克立·巴莫的文学代表作。

克立·巴莫的短篇小说，大多发表于战后初期。这些短篇小说虽然不是作者的主要作品，但由于作品几乎都是反映当时社会弊端的讽刺小说，构思巧妙，手法夸张得体，语言诙谐尖锐，浪漫色彩十分浓厚，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更能代表作者的独特风格。因而当“沙炎叻出版社”将这些二、三十年前的作品编辑成书，并以《克立·巴莫短篇小说集》为书名，于一九七七年出版发行时，立即成为当时泰国书街上一本畅销书。

为了促进中泰文化的交流，为了从一个侧面介绍泰国现代、尤其是战后初期的社会状况，也使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克立·巴莫这位力促中泰建交的政治家，译者以笨拙之笔、浅薄之见，译出这部短篇小说集，以飨读者。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译者
中泰建交五周年前夕
于北京

作者简介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是一个政治家、经济学家、戏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除大量的政论和杂文以外，还有许多长短篇小说，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四朝代》、《红竹》、《封建洋人》等。他的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反映现实、讽刺现实、题材新颖、构思奇巧。他文笔通俗流畅，富有幽默感。因此，早在五十年代就已蜚声文坛。

本书译自一九七七年曼谷“沙炎叻出版社”编印的《克立·巴莫短篇小说集》，原书二十篇，本集只选译十七篇，大部分是克立·巴莫五十年代的作品。

译者

目 录

1.独臂村	(1)
2.政客的眼泪	(10)
3.官僚	(13)
4.乡巴佬进城	(19)
5.石器时代的故事	(28)
6.饮食谋杀术	(39)
7.大艺术家	(48)
8.骗人，不信！	(53)
9.曼维伽回忆前世	(65)
10.莫姆	(75)
11.被天堂遗忘了的的地狱	(93)
12.警犬	(105)
13.老祖宗	(111)
14.立体伊索	(117)
15.狮子和老鼠	(121)
16.荒岛情波	(127)
17.奇异的国土	(133)

独 臂 村

我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人，因为名字叫汶宋，又是医生，人们都叫我汶宋大夫。尽管我不姓列卡恭^①，可是人们一听说我是汶宋大夫，就以为我是个好猎手，对一切飞禽走兽全都了如指掌。所以每次当我说到“不，我不是汶宋大夫”的时候，人们总是要瞪圆着眼睛，流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合理，因为我确实是汶宋大夫，但又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位“汶宋大夫”。然而在说话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在称呼上加一个引号，所以就这样，我不得不承受着这个称呼招来的麻烦。

一次，我去接生。不知怎么回事，产妇突然一骨碌就从床上坐了起来，问我：“大夫！，田螺是怎么下崽的？也象我们人这样难受吗？”我摇了摇头，回答说确实不知道。哪知她却生了我的气，说我摆架子，不肯告诉她。我因此得罪了那位产妇。

医生的工作本来已经够忙的了。一天到晚，几乎连一点儿空闲的时候都没有。但我的晦气还不仅如此。每当我回到家里准备休息的时候，总是有人来打搅，弄得我坐卧不宁。来找我的人那么多，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全都是来向我兜

^① 汶宋·列卡恭是泰国著名的医生和猎人。其义是幸运，

售那些我根本不想买、即使买了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的东西：从野鹿角、野牛角到“柏列”牛肉、“库柏莱”牛头以及乌龟壳，真是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人把臭烘烘的烂兽皮摊到我膝盖上，对我说道：“大夫！买下吧，这东西好极了！”

这就够我受的了！但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每天，我一跨进办公室，总是发现桌子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邮包。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不是飞蛾、蟋蟀，就是死蛤蟆。偶尔也有活蹦乱跳的东西从邮包里蹿出来，吓得我大叫一声，撒腿就跑。都是些我从没见到过的东西，实在叫人恶心！不知道是哪些“仁兄”朋比为奸在跟我捣鬼，给我寄来这些丑类。

我的不幸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又碰巧叫“汶宋”这个名字。厄运逼使我不得已下决心要当一个猎人，否则的话，我就很难保持清醒的神智和正常的情绪。既然全城的人一致决议，凡是叫“汶宋”的人都必须爱好打猎，我又不是泰国政府里的达官贵人，哪敢违抗民意！因此，我被迫成了一名狩猎爱好者。

至于我究竟是怎样逐步变成猎手的，看来不必在这里罗嗦了，因为我和我的同伴们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许多有关深山狩猎的故事。正是由于我爱上了打猎，所以才遇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如果把这件事藏在我一个人的心里，就非得憋死不可，因此，我必须讲给你们大家听听。

不久前，雨季开始了。森林中的草木全都发出了嫩叶。被旱季的饥馑弄得瘦弱不堪的野兽纷纷出来吃草。我依照惯例钻进深山，想趁机多打几只野味。我是从亚兰附近进入森林的，而后顺着边界朝北走。和我同行的还有两三个人，不过他们对于狩猎都不怎么内行，完全不懂规矩，连累我也跟

着倒霉，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把猎物全都给赶得无影无踪，恐怕连山神林妖也都要替我们害臊。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在深山老林中已经过了七个夜晚，连一只野物也没打着。如果真就空手回去，会把猎手的脸面全都丢光的。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留几瓶美酒在帐篷里，把跟我同来的几个人稳住，而后，我拿了点干粮，装进背包，拎起随身带来的枪支，独自一个人悄悄溜出帐篷，钻进了密林。我心里想，只要能够打到一只野味，就立即返回，因为雨已经越下越大了。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我就不怕丢人啦，干脆“竹桶倒豆子”，全都说了吧。我离开帐篷之后还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迷了路。我不停地在森林里兜着圈子。我施展了作为猎人的全部本事，但却没有找到归路。没办法，我又求助于早在当童子军时学到的知识，可是结果却越来越远。壶中的水早已喝光。随身携带的干粮也在中午的时候吃完了，因为当时我自己还信心十足，以为无论如何都能在森林中找到回去的路。可现在我又饿又累，天色也越来越黑。怎么办呢？我虽然心里着急，但还是强打精神继续朝前走。黄昏的时候，我终于发觉周围亮堂了起来。又走了一段路之后，一块接一块的农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表明我已到了有人烟的村寨附近，至少今天晚上可以有口饭吃，找个地方睡觉，明天一早，再雇个农民把我送回营地。我欣喜地冲出森林，直奔那个炊烟缭绕的地方。我步履匆匆，一心想找到人家，两眼盯着前方，顾不上东张西望。突然，我感到有一只象铁钳一般的胳膊卡住了我的脖子，随后又有一只手夺走了我手中的猎枪。

怎么办？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能“哎哟，哎哟”

地叫唤。经过一天跋涉的劳累，我已筋疲力竭，虽然拼命挣扎，但也未能挣脱。胳膊的主人见我沒有反抗，也就不再用力了，后来干脆放开我，只是站到我的跟前，拦住了我进村的道路。那是一位中年男子，黝黑的脸膛，一看就知道是个饱经风吹日晒的人，他长得又粗又壮，我生平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没等我开口，他就问道：

“是来拉选票的吧？”说着就端起那支从我手中夺过去的猎枪，摆出一副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的架势。

我一见来势不妙，就双手合十施礼，忙说：

“不……不是！我是打猎的，迷了路。”

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沉思片刻，终于相信我不是为当议员而前来拉选票的人，便放下了手中的枪，说道：

“那就没事啦，不过你得去见见我们的村长。”

他说完就指着一条通向村寨的羊肠小道，让我走在前头，而他自己却端着枪紧跟在我的背后。走了几步之后，我问道：

“大……大哥！请问这是什么村哪？”

“独臂村！”他干巴巴地回答。

我对这个村名并没有在意，因为在我打猎的生涯中，曾在林区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枪响湖”啦，“断剑溪”啦，等等，等等。我以为这个独臂村也许是由附近的一块什么荒山野林而得名的，至于他们为什么厌恶拉选票的人，我根本无心过问。我对什么人拉选票、什么人参加投票是一清二楚的。不过，我心里倒是暗暗地佩服这些村民的正气和严肃劲儿。

走进村子以后，立即就从屋檐下、阁楼里和其他别的什

么地方跑出来了一帮孩子，围住我这个生人看热闹。他们人不少，因为村子本来就不小，能住五、六十户人家。这在山区来说，算得上大寨子啦。起先我对孩子们围观并不感到奇怪，相反倒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久居深山老林，难得见到一个生人，更不用说象我这么一个身穿怪模怪样的猎装而且是贸然而来的人了。然而，反常的事情不在这里，当我仔细打量了那群孩子们之后，两腿一软，差一点瘫倒在地上。我真是又惊讶又痛心……简直不知怎么说好，直到今天，还有些毛骨悚然呢！围在我身边的那帮孩子原来个个都只有一只左胳膊，右肩膀光秃秃的没有手臂。

我感到愕然。夜幕降临了，木楼里已开始点起灯火。我走近孩子们，想弄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右胳膊，是被砍掉的呢，还是天生如此？然而，我什么也没看清楚。我正想开口问问押我进村的那个大汉，他却象是已经猜到了我的心思，故意避开我，三脚两步地抢到了我的前头，冷冷地说道：“跟我来，别磨蹭！”他说罢把我带进了一座高大木楼的外廊。我只得跟着他走上木楼。这时，一位慈祥的老人迎了出来。他就是独臂村的丁村长。

丁村长显得十分友好，问寒问暖。我也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职业以及当天遭遇。他听说我是曼谷来的大夫之后，脸上浮现出了舒心而又快慰的表情。他朝旁边的木楼扫了一眼，然后说道：

“您来到我们村子算是运气，若是留在深山老林里过夜那可就糟啦！这一带常有老虎出没。今晚您就住在我家吧，明天我派人送您回去。回头，我让孩子们给您弄点儿吃的，您不必客气。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我们的

山沟沟可比不上你们的京城。”

我察觉到了丁村长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出于对他的敬重和礼貌，我只得拘谨地坐着。没过多一会儿，丁村长的家人就把饭菜端到了外廊上，于是我就吃了起来。村长这时不仅不陪着我，反而独自一个人坐到远处的灯影里去抽烟了。我见他无意和我攀谈，也就只好独自坐在油灯前闷头吃饭了。

在我吃饭的过程中，曾经听见从旁边的木楼里传来女人的呻吟声，同时还听见有人楼上楼下地跑来跑去。我改不了医生的本性，一知道有病人在受罪，便忍不住想帮点儿忙。于是就问了丁村长：

“村长，有人生病了吗？我能不能帮点儿忙？”

丁村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却没有作声。我正要开口追问时，他却凑到我的身边说道：

“大夫！那是我女儿阿严，去年嫁给了阿初，现在要生孩子。肚子痛了一天一夜，可是还没有生出来。我真怕她会有个好歹。一听说您迷了路来到我们村子，心想她算是有救啦。本来早就要告诉您，但又拿不定主意，所以才没有开口。”

听了这话以后，我赶紧把饭吃完，洗了洗手，就对丁村长说：

“村长，我是空手来的，没带器具。不过，有个空手大夫总比没有好，您领我去看看，兴许能帮点儿什么忙。”

丁村长看了我好一阵，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样子您倒是个老实人，我已经打量您好半天了。看来，您不是那种爱管闲事、多嘴多舌的人。要是您能救她一命，那可真是她的造化啦。不过，我们村里有些不同一般的

风俗。我带您去看阿严，可是，如果见到什么怪事，您得听我的，否则，您就甭想再走出这个村子！”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些纳闷儿，但还是硬着头皮回答说：

“村长，我不是惹事生非的人。我是一个大夫，想尽点大夫的职责，只管救死扶伤。”

“谢天谢地！”丁村长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对我施了一个礼，然后说道：“阿严算交了好运。大夫，请跟我来！”村长说完便领我去女儿的木楼，此刻她正痛得呻吟不止。

我从丁村长的木楼下来的时候，看见一群男人坐在外廊底下，其中还有一个在磨刀。他的身边放着水缸、黄姜粉和几味草药。我发现这些男人正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不敢正眼去看他们，只好紧跟着丁村长登上他女儿的木楼。楼下的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也跟我们进了屋子。丁村长告诉我说那就是他女婿阿初。随后，他走过去对着阿初的耳朵说了点儿什么，小伙子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

我走到产妇身边，为她做了检查，号了号脉。村长悄悄地告诉她说我是曼谷来的医生，于是她的脸色顿时好了起来。也许正如丁村长所说，他女儿是有好福气的人，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我不清楚的原因，没过一会儿，她就有了用劲的力气，婴儿终于生下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还是小子呢！我见他浑身青紫，就抓住他的两只腿倒提起来，使劲地朝他的屁股上拍了两、三下，孩子哇地哭出了声音。一切顺利。当时，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并且看得一清二楚：婴儿的两只胳膊完好无缺。这就是说，这个村里的人肯定不是天生的独臂畸形。在我正准备给婴儿剪断脐带的时候，孩

子的父亲阿初却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对我说道：

“大夫，把孩子给我！”

我看了看丁村长。丁村长朝我点了点头。我只好把拖着胞衣和脐带的婴儿递给他的父亲阿初，然后，就转身回来照料阿严。我本来打算把一切都收拾妥贴，让产妇能够好好休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婴儿异乎寻常的哭声。是剪断脐带引起的哭声吗？不是，根据我作医生的经验，这声音十分反常。于是我丢下阿严，探头朝外面看去，想弄清楚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再往下讲了，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有点儿心惊肉跳呢！但既然已经开了头，也就只好把它讲完啦。

我上楼时看见的那个蹲在地上磨刀的男人已经割断了婴儿的脐带，在我把头伸出窗外的一刹那，他正把侧身躺着的婴儿的右臂拉得笔直，然后用那把锋利的刀子，将整条胳膊齐着肩头砍了下来。我马上明白了：这个村寨的风俗是在婴儿刚刚降生的时候，就把他的右胳膊连同脐带一起切掉，所以，村子里的孩子们个个都只有一只左臂！

虽然我是医生，见过许许多多血淋淋的肢体，但在一天的劳顿之后，看到对初生的婴儿施行的这种手术，不禁寒毛倒竖，眼前一黑，当即晕倒了。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丁村长的家里了。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丁村长正忙着往我的头上掸凉水。他见我睁开了眼睛，便微笑着说道：

“大夫，您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不过，您晕了过去倒也是件好事，免得惹出麻烦。现在一切都已妥贴，孩子平安，阿严也很好。”

我又默默地躺了一会儿，竭力想要使自己镇静下来。然而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丁村长：

“村长！我不明白，实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弄成残废？”

“这是我们村寨的风俗，大夫！”村长若无其事地答道。

“什么鬼风俗呀，村长！”我气愤地喊道，“有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残忍的风俗！”

“残忍的事情往往有它残忍的原因，大夫！”丁村长继续说道：“我们已经选过好几届议员了。每次他们来拉选票的时候，都是说尽了好话，答应做这做那，保证让普天下的人民同享幸福。可是，他们一旦当上了议员，就开始出卖灵魂，为了填饱私囊、为了发财致富，变成一个表决机器。至于我们这些选民的饥寒、死活，他们根本就不闻不问。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您说残忍不残忍？受一次骗还可以忍忍，但我们是次次受骗的啊！不管是谁，一旦当选就把我们出卖了，我们怎么能不痛心？我们怎么能不愤恨？于是，我们开会做出了一条规定：在这个村子里，不管是谁家生孩子，一出娘胎就得砍掉右臂，只留下左臂干活谋生，免得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去举手投票，出卖灵魂，使父母伤心……。”

政客的眼泪

再过几天就是选举日。竞选宣传正搞得热火朝天。各报的头条新闻标题都空前的醒目。这个政客因诬蔑政府被捕，那个政客因有叛乱嫌疑被抄家。

那些一向坐小汽车的达官显贵都以步代车，沿街拉选票；那些坐不起小汽车的人反而坐上小汽车，为的是替小汽车的主人拉选票。大人物向小人物合十礼拜；小人物等着还礼。钞票象秋风中的树叶一样到处飞落。赌徒们劲头十足；老百姓也非常振奋。候选人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能当选为议员，就是做一只狗也情愿。因政见分歧，夫妻闹分裂，兄弟在吵架。咖啡特别畅销，因为有政治当点心。政府机关里、办公室里、佛寺里、家里、学校里、牌场里、饭桌上、蚊帐里，到处都在谈论竞选的事。竞选，竞选，竞选！

那天，皇家田⁽¹⁾广场大摆擂台，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呼后拥，前往助兴。政客们逐个上台发表演说：弟兄们——弟兄们，除了小白鼠以外，谁的弟兄也不象政客们的那么多。政府什么都不好，事事都做错。它不是我的朋党，怎么好得了！要爱国、爱家、爱自己，就请投我一票，因为我爱国、

(1)皇家田，曼谷最大的广场，群众经常在这里集会。